



案案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拉直一根天线



喜欢看时间跨度长久的连续剧。比如《大宅门》三代人的恩恩怨怨;比如《金婚》从青年、中年到老年。时间跨度长,除了社会背景变化增加故事的渲染力,更是一种时光流逝、岁月无情,无计可施的心情被安慰。

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,便看到一些家庭的兴衰悲欢;在一家医院工作久了,便看到一些患者的生老病死。20多年前,一些中年子女陪伴刚刚老年的父母就医,现在,是年轻的老人照顾年迈的老人,鲜有不抱怨的子女。

中国不少家庭,父母不过50来岁,子女结婚后便以老人自居起来,又因为帮忙带孩子,更是缺少自我生活内容,早早并入子女家庭,两代人共同关注第三代成长。本来一头牛可以完成的耕地,非要两头牛劳作,很是浪费彼此的精力。

前段时间科室一位80多岁的老人病逝。要说老人的确多病可怜,子女的确孝顺忙碌,但是相互间怨言相向,述说起来各有各的心酸。老人所持自然是曾经的付出,但性格出奇怪异,子女离开就咒骂哭闹;子女照顾多年,从挺拔的壮年到微微佝偻的老年,耐心早已磨尽,经济也不允许常年请护工,彼此陷入焦灼的泥潭。

老人病情危重,那天轮值的女儿告诉老人,离开一会下楼买件物品,女儿前脚走,老人就开始寻找,哭闹喊叫说所有人都不管他,然后气喘大汗、面色青紫,我们一边安慰一边抢救,通知女儿赶回来。女儿回来后老人立即停止哭喊,但是女儿赶到后第一件事是让我们停止用药、拒绝抢救,她说再也受不了这种折磨。那一天,他们父女缘尽。

看到这一幕,内心实在感慨。对外都是些善良通情理的人,为什么轮到自己家人,就相互埋怨、禁锢、不放过彼此每每看到这样的老人,我便由衷庆幸自己80高龄的父母,不但身体健康,精神尤为独立,尽量不给他增加麻烦的严格自律,给半百的我们极大空间,有机会他们还在给我们小小的帮助和照顾。

记得小时候半导体收音机吗?一侧有根银色的金属天线,套叠着粗细不同的三截,叠起来便于携带,需要接受频道时把它拉出来,调整角度就能听到清晰的声音。天线越长,接受信号的范围和功率就越大。常想,人和人之间就如同这天线,套叠起来就会变短、功率缩小,彼此放开延伸,范围和距离就会

更宽更远。

赵医生不反对老年父母和子女的套叠,也不赞成中年父母和孩子的套叠,关于陪读,我一贯持保留态度。谁来到世上一遭都不容易,生命长度有限,总是希望有更多的内容和经历,绑着儿女学生生涯重复演绎一段历史,我很惋惜这些时间的浪费。当然,如果发现孩子天资聪慧、禀赋过人,从小立青云之志,倾父母之力栽培孩子,那是很值当的。

但是对于芸芸众生,大多平凡家庭,每一辈人都不不过在完成生命的重复。陪读,犹如武侠剧中,师傅把功力输注给徒弟,以期增加徒弟的功力打败敌人,如愿以偿便好,只是生活中不尽如人意者也多。就像《带着爸爸去留学》中的孙红雷,陪读出一连串毫无逻辑、匪夷所思的惊喜,从此赵医生默默在喜欢的男演员中,划掉了那个小眼睛的名字。

在孩子最需要的时候陪伴,但不失去自己的生活,这是我的原则。所以当孩子高考结束,长出一口气调整重心。据为娘多年观察,咱家小子就不是禀赋超常之徒,不能把全部功力输注给他,得留着自己练功提升,他有多大的修为看他的造化。

所以暑假里小子制定了系列计划,呆在家里的时间很短,心里一阵暗喜。好不容易走过和儿子的半套叠时期,正享受着努力工作、专心生活的好时光,规划出N个事项,不能因他的假期打破我的安排。儿子在外晃荡了一段时间,突然觉出家的好处,电话里迟疑着想回来,为娘一口拒绝:男子汉说话算话,不能变上变下。

不相互套叠羁绊,不只是父母、子女之间,也是夫妻、亲人、朋友之间。特别是夫妻,虽然秤不离砣,只要不是修炼双剑合璧,就需独自修炼,提升各人门派的武功。亲朋之间,自己能完成的事情,不轻易麻烦他人,就是最大限度地延伸每个人的生活空间和距离。

一根天线拉直了,才能接受信号;一把折叠伞伸出去,才能遮挡风雨。一个家庭,80岁的爹娘、50岁的我们、20岁的孩儿,过好了150年的内容,有老年的睿智、中年的从容、青年的精彩;过不好80年的长度,中年时套叠着父母、老年时套叠着子女,三代人都缺少自由的发展。

拉直一根天线,过好一世光阴。

种一盆翠色

□张浩宗

自从别人赠送的那株兰草枯萎后,阳台上的花盆就变得空落落的了。我和妻子都不善侍弄花草,闲暇,宁可去野外散步,也不愿意将时间耗费在种花弄草上,那只花盆就一直空着,荒芜着。

妻子忽然闹胆结石病,术后在家休养。岳母从乡下来看她,手提肩扛的,带来了许多土特产,还顺便捎来几只鸡。岳母边细心服侍边对妻子唠叨:都是几十岁的人了,有病也不吱一声,到啥时候才让当娘的省心哟!妻子不好意思地苦笑着,算是对母亲的回答。

岳母每天都这么唠叨,妻子说,娘啊,这真是弄反了,本该是我们照顾您的,反而让您担忧了……岳母说,我们娘儿俩,就莫搞得这么客客气气的了。

岳母是一个闲不住的人,每天床前灶后忙完,总会去菜市场转上一圈,一来二去,也就和几个买菜的老太太熟悉了。

那天,岳母兴致勃勃地带回几兜蒜苗根儿,还用油纸包了。岳母说,我是向一个老太太要的,带回来正好栽在阳台上的空花盆里。我一辈子都在泥土里忙碌,几天不粘泥巴了,浑身都不自在。

她将蒜苗根栽在花盆里,把小小的花盆当成了自己的菜园子,每天都用手将泥团捏得更细更碎一些,还时不时用喷壶浇水,她希望蒜苗早些长出来。

一星期后,花盆里果然长出了几粒嫩绿的芽儿,迎着窗外的风,轻轻摇曳。透过玻璃,从我的书房望过去,正好可以看见花盆里那几株蒜芽儿,到了晚上,月光倾洒在阳台上,格外显眼。

自从有了这几滴娇嫩的绿色后,慢慢地,我开始喜欢起这方小小的阳台来。每天下班后,我都会去阳台上看上几眼,给它一些注视,一些关怀,一些呵护,然后,再给它浇一些水,我想将城里人躲在热情后面的冷漠隔在这方小小的花盆之外。

一日,寂静之中,花盆里突然传来几声露珠般清亮的鸣叫,执着、清脆、响亮,似若天籁,仿佛带来了老家的气息。这长长短短的颤音竟是好久都没有听到的蟋蟀的歌声。

岳母仿佛听到了故乡的呼唤,背着我和妻子悄悄地回去了。但她却给我们种出了一盆翠色,还引来蟋蟀鸣唱出泥土芬芳的乡音,每天都给我们带来萦怀的好心情。

妻子的病终于痊愈了。

